



卷五十七

鯨背吟系

雪舟狂語

演繁露

大業雜記上

姑蘇筆記

卷五十七

下

大學雜記

下

卷五十八

江表志

江南別錄

解鄉日月

說郭第五十七

鯨背吟集

一篇全

元朱名世

僕粗涉詩書薄遊山水偶託迹於曹科未忘情於筆硯緣木求魚乘桴浮海觀千艘之餉漕勢若龍驤受半載之奔波名如蝸角碧漢迢遙一似浮槎於天上銀濤汹涌幾番戰慄於船中今將所歷海洋山島與天風物所聞舟航所見各成詩一首詩聯以古句蓋滑稽也非敢諷於格律然則風檣之下柁樓之上峯酒酌月亦可與稍人黃帽即同發一笑云爾至元辛卯中秋蘇

臺吟人朱晞顏名世序

朱晞顏即宋昇寒也鄒情意

豐城縣

惟亭數戶日燒鹽一角荒城漫海天憶似揚州三二月春  
風十里捲珠簾

梢水

投釘張篷豈暫停為貪薄利故輕生幾宵風雨船頭生不  
脫蓑衣卧月明

海船

輕裝方解尺無遺風挾雙蓬水面飛却被沙頭笑漁父滿  
船空載月明歸

鷺遊山

崖倚波濤頂接空黃鷺遊處樹叢莫言山上人希住多

少樓臺烟雨中

日出

金烏搖上浪如堆萬象分明海色開遙望扶桑岸頭近小  
舟撐出柳陰來

東洋

東冥雲氣接蓬萊徐福樓船此際開應是秦皇望消息來  
芝何處未歸來

彭月

彭月懷沙小更肥團臍風味頗相宜菊花新酒何辜負正  
是橙黃橘綠時

海味

海味新來數得餐  
稍人收什日登船  
錢塘江下親曾見  
賣得風流別一船

揆沙

萬葉龍驤一葉輕  
逆風寸步不能行  
如今閣在沙灘上  
野渡無人舟自橫

海鷗

群飛獨宿水中央  
逐浪隨波羽半傷  
莫去西湖蒼裡睡  
菱荷翻雨打鴛鴦

吐船

不知飢飽只思眠  
無病清流口角涎  
自笑先生獨省者  
留一箸在頭邊

乳島

遠望渾如兩乳同  
近前方信兩高峯  
端相不似雞頭肉  
莫遣三郎解扶腦

沙門島

積沙成島浸蒼空  
古祀龍妃石嶼東  
亦有遊人記曾到  
去年今日此門中

神仙

從來見說海無邊  
四際雲濤碧洞天  
昨夜神仙山下過  
笙

歌引至畫堂前

萊州洋

萊州洋內浪頻高  
釘鐵千尋繫不牢  
傳與海神休恣意  
二三升水作波濤

海邊山

海上仙山千萬洲  
誰知風土屬何州  
年年六月糧船過  
不上靈岩旣虎丘

水程

九日灘頭不可移  
九灘一霎尚嫌遲  
何須頻問程多少  
路上行人口似碑

尋船

萬艦同船在海心  
一時相離不知音  
夜來欲問平安信  
明月蘆花何處尋

拋釘

千斤鐵釘繫船頭  
萬丈浪中得留想  
見夜深拋擲處  
驚魚錯認月沉鈎

出火

前船去速後船忙  
暗裏尋船認火光  
何處笙歌歸棹晚  
高燒銀燭照紅妝

落蓬

潮信蓬留風力慳落蓬少歇浪中間殷勤為向梢人道又  
得浮生半日閑

掉船

掉蓬回艙放還收歌側安身不自由祇恐前村無宿處斜  
風細雨轉船頭

走風

夜颼顛狂浪捲天深淵多少走風船一宵行盡波濤險只  
在蘆花淺水灘

櫓歌

浪靜船遲共一艚櫓聲齊起響連空要將檀板輕輕和又

風吹別調中

大浪

吞天高浪雪成堆搖蕩驚心眼怕開深謝波神費工力幾  
回風雨送將來

遼陽

遼陽別是个乾坤東望瀰漫遠浪奔問道錦州何處是牧  
童遙杏花村

探淺

探冰行船逐步尋忽逢冰淺即驚心蓬萊近處更難徧楊  
子江頭浪最深



討水

海波鹹苦帶流砂  
島上清泉味最佳  
莫笑行人不風韻  
一瓶春水自煎茶

討柴

海樹年深成大材  
一時斧伐薪來  
山人指點長松說  
盡是劉郎去後栽

海魚

劍鬣如山海面浮  
巨腮虛浪勢吞舟  
叮嚀大客尋竿餌  
稚子敲針作釣鉤

分艖

高麗遼陽各問津  
半陽分路可傷神  
風帆相別東西去  
君向瀟湘我向秦

直沽

直沽風月可消愁  
標格燕山第一樓  
細問花名何處出  
楊州十里小紅樓

自題

乘興風波萬里遊  
清如王子泛扁舟  
早知鯨背堆敲險  
悔不來時只跨牛

予弟錄予海中詩成此快因命名山鯨背吟又釵于前姑記  
一時風波之興詩云善戲謔兮者也識者幸勿謂諸般居

演蕃露

十五卷續集五卷

程大昌

字泰之  
新安人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則繁露其後轉而為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論事談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伏土圭也五三而上制器備物人以為道故亦雅得與經比蕃露已下既雜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悔伏不揚此貴且賤目之失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蕃露之事書物名義悉所研擷苟其未及仲舒顧可忽不而意歟予嘗有意於是而聞見不博間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裨說諧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寓繙簡逐疏錄以備忽忘雖不皆闕涉治道而棄之可惜因皆凡最而并輯之題其性曰演蕃露以便尋繹非敬自列於董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適其意焉耳淳熙庚子新安程大昌泰之寓吳興書

秘書省書繁露後云十七卷紹興

問董

所進

臣觀其書辭意

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柘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董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柘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社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劔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

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具其體致全不相似巨然後敢言今書之非真也牛溲問崔豹是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之是旒以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馬則玉栝竹林同為托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貫物象以達己意畧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字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右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其一色至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誅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橫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此牛而駕自緣貧窶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漢常元成以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已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騎其或騎者御史彈之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遂改用牛王導駕短轆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百里駸駸亦牛也言其色駸而行速日可八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寶也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執下牛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駕馬耶予於是攻案上右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

乘馬也又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古之耕却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耕不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耕雅詩十千為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犁也甘誓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詩曰四牡騤騤七馬鳴有車鄰鄰有馬白嶺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耕又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既駕車車重而鈍又未有人知用馬為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有此制殆難考也

駘唱不入宮

腰唱

舊尚書令僕中丞駘唱得入宮門止於馬道

馬道是許人上馬處也

郭祚為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駘唱不入宮自此

始也案駘唱駘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為行臺射請準朝式在軍

鳴駘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駘唱而蒞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為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鞬音轟唱呼入殿引隍至措一人執儀囊不隍音橫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唱導故曰喧也

通典絳溝六人所謂駘也

學官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官舍所在

皆名為官其曰學官者學舍也五帝官天下以天下為公而

使任之是為官矣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為已有者也然則

學官之義可想矣渭口有船官余杭有鹽官成都有錦官齋

出三服有二官其為官一也

左符書魚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為驗蓋

右符先以留用故 合以左右合也唐世郊史亦執左魚至

州以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之外人有勅牒將之故

兼名魚書曰開成二年幽州節度使元忠奏當管八州准門下

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干戈並皆失

墜伏乞賜新銅魚可之 貸三有 五十五 後有詔刺史已有制書為驗左

魚不給

交戟 交戟之內案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曰諸門部各

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交戟立戟以遮阿出入也

邸閣 為邸為閣貯糧也通典漕運門後魏於水運處立邸

閣八所俗名為倉也

岩廊 舜遊岩廊季誠藝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

檐謂之廊 俗畫檐 為簷 峻廊謂之岩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弓

馬者為羽林郎一名岩廊言其禦侮岩除之下注曰後漢志

曰言泛遊獵还宿殿階岩下室中故號岩廊通十八

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上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

馥即合諸香為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天始用沉香古

未有也 通典四十三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

中兩木在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禁約也周禮謂之陞  
桓音互今官府前义子是也

盞盂 東方朔傳置守官盂下注盂食器也若盞而大令之  
所謂盞盂也音撥今僧家名其食器為鉢則國中古有此名而  
佛用之耳

霞帔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賦詩  
送之今世之謂霞帔者殆起此邪出寶貨錄二十五

代名 花書 陶隱居以諸王侍讀解職遂自稱葉陽隱居  
書疏亦以此代名出太平廣記國初人簡讀往來其前起語處皆書

名後結語處即以花名代書不再出名也花書云者自書其名  
而走筆成研狀如花葩也中書舍人六負凡書勅雜列其名濃  
淡相間故名為六花判事花書之起其必始此矣常陟書名如  
五朶云亦其事也王介甫當神宗正注時其書石字為口人皆  
効之故晴人嘲之曰表得皆照甫花書尺帶圈蓋有以也

太平御覽異物志曰交扯甘滋大者數寸煎之疑如水破如博  
棋謂之石蜜涼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石之類假  
石之名實而甘柘變而疑輕注云甘柘似竹煎而曝之則凝而  
石而甚輕又魏文帝詔曰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桃石蜜  
合此數說觀之既曰柘漿所凝其狀如冰而名又為石則今之  
糖霜是矣又有崖蜜者蜂之釀蜜即峻崖懸置其窠使人不可

攀取也而人之用智者伺其窠蜜成熟用長杆繫木桶度可相及則以杆刺窠破蜜注桶中是名崖蜜

六帖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學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僧損可否不一或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中選也古每一官別鑄印 孔琳之當桓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變世傳用無取改非今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臣每選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眾官印即用一印無煩改作本傳十七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

道外塚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西漢四十二又霍光瑩

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長安志

五馬 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踟躕印其未已久

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良馬六

之則或四或六元非定制也漢用駟馬車止用駟馬而鄭元注

詩曰周禮州長建襖漢太守北州長法御五馬玄以州長比漢

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為據然後漢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

已然矣至唐

白樂天和深春二十詩曰五足鳴呵馬雙輪畫戰車至其自

杭分司有詩曰錢唐五馬留三足還擬騎來攬擾春老杜亦曰使君五馬一馬聽則是真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有未知者

虛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元始至名侯號至五大夫與

舊制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新置皆食不租

虞松之曰今之虛封蓋始於此

誕馬 宣和鹵簿畱有誕馬其制國色帛周裏一方毡蓋覆馬眷更不施鞍此其為制必有古傳非意翊矣然名以為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輩雖加辨釋終不協當案通典宋江王夏義恭為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

為但不書為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袒褻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比也其所謂徒者有歌聲而無鍾鼓以將也然則為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

通典三十一

又王瓊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遠

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案此書但為但語也所與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其理將相貫也又案酉陽雜俎一卷北齋迎南使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鈇甲百餘人其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卜教 後世問卜于神有噐名孟琰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



其俯仰以斷休自有此制後後人不專用蛎殼矣或以竹或以木畧斲削使如蛤形而中分為二有仰有俯故亦名盃玦盃者言蛤喇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盃也玦者本合為教言神所告教見于此之俯仰也後人見之質之為木也則書以為玦字義山雜纂曰殢神擲玦是也校亦音玦也今野廟之荒涼無資者止破厚竹根為俗呼竹下安教是也至唐韻効部所收則為玦其說曰玦者盃玦也以玉為之說文玉篇皆無玦字也按許氏說文作於後漢顧野王玉篇作於梁世孫焯加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十載然則自漢至梁皆未有此玦字之必出於後世意撰也千祿書凡名俗字者皆此類也至其謂以玉為之決非其玉玉雖堅不可颺擲兼野廟之巫未必力能用玉也當時擇蚌殼瑩白者為之而人因附玉以為之名凡今珠璣琲瑤字雖從玉其實味屬也夫為玦校教既無名據又無理致皆所未安予故獨取宗懷之說也懷之荆楚歲時記曰秋社擬教於神以占未歲豐儉其字元所附並乃獨書為教猶言神所告以颺擲乎見之也此說最為明徑也又歲時記注文曰教以為之形如水蚌言教教令也其擲法則以半仰半俯者為言也此其所以為教也

太守黃堂 群國志曰雞坡之側即春中君之子假居之地也後有守居之以教失大故塗以雌黃遂以黃堂

御覽  
堂門

寢廟游衣冠 古不墓祭祭必於廟廟皆有寢故也凡廟列諸  
寢前寢則位乎廟後以象人君之前朝後寢也凡寢之有衣冠  
凡杖象之其者即在廟之寢也高廟衣冠月一出游者游其廟  
寢之衣冠也秦人始於廟側立寢世因之諸陵皆有園寢又有  
宮人隨鼓漏理枕其與水陳嚴其則又推廟寢之制以反陵寢  
者也陵寢亦以廟寢其衣冠月一遊之諸侯王表曰太常孔截  
坐衣冠橋懷失侯是其事也然則魏武制宮人銅雀臺今月朝  
十五日望陵上食其未有自矣通鑑四十九陵機作文以機切之但  
知搜剔其過不復審諦其自也

頌琴 左氏襄二年穆姜擇美價自為頌琴杜預曰琴名也猶

言雅琴案周禮有頌笙頌磬予嘗疑之若謂此之二器以寫頌  
為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其器不記於周禮也曰闕杜  
語乃悞頌云者乃其笙磬之名也唐李勉所寶之瑟有二一名  
響泉一名韻磬其義亦取此乎

蝗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自此地飛來也吾鄉徽州稻初成  
窠常若蟲害其形如蚕而其色縹青既食苗葉又能吐絲牽慢  
稻頂如蚕在簇然稻之花穗皆不得伸最為農害俗呼橫音戶孟切

蟲既得詔典庶申汪彥章典鄉郡有投牒訴此蟲為害者牒書  
蟲名為橫彥章謂曰日有令旨恤蟲災第言徽州蝗虫為害不  
呼為橫也案唐韻一音橫去聲則俗呼為橫不為無本也

生祠 于定國為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為立生祠生而立祠此似無為人已死乃須立廟而血食今也生而立廟誰當享之然而于公聽之不辭者習見時事以為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諸帝皆生自立廟故賈誼對文帝而曰顧成之廟號為太宗則生祠殆例此也

廁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廁見之注溷廁也此說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矣青時已為大將軍亦不應如此之深也凡言廁者皆為其在兩物之間漢文居霸此臨廁使真夫人鼓琴常昭曰高岸夾水為廁水經曰今則原夫二水矣原者白原也霸水自此原上未近長安而合乎淮也

或謂長水會霸要之皆在兩水間其義兩通

故此原在霸漚兩間而文帝臨之是為臨廁也既此理推之則凡廁云者皆以兩間為義雖溷圍之名為側亦一理也 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夫水在兩土之間既可名澗則凡廁之義皆其兩間名之復何疑哉古者所著如曰豫讓變姓名為形人而入襄子之廁襄子如廁心動又如管寧收過而曰固嘗如廁不冠矣諸如此類則其溷圍矣而義蓋亦同用兩間為義也又如鄧都傳賈姬如廁有野蕪如廁命都繫之則此之如廁者止為其在兩土夾中非溷圍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廷坐雖便殿燕問御坐之前必有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退乃為得禮今武帝之見青也臨斬絕之岸而使者蒲伏於絕岸之下

仰視威顏如在天下可謂非禮矣故史國武帝之禮黯而對青以言臨廁也

大宅 黃廷經天中篇曰靈宅既清玉帝游梁丘子注曰面為靈宅一名天宅以眉目口之所居故為宅大洞經云面為赤宅黃廷經云者其書自叙云扶桑大帝傳授南嶽魏夫人也魏夫人者魏公舒晉人也計其世皆在東漢以後持不知大洞經作於何年耳文選載枚乘七法說太子以游獵之可樂而太子陽氣見於眉字之間侵淫而上滿於大宅也既曰陽氣自眉字而上滿於大宅即必在眉兩間矣以季善之博而不詳大宅所出惟五臣注劉良曰大宅面也亦不言得之何書也良若嘗大洞經云亦必引以為據矣不言所本則意度之耳然則枚乘之在漢世豈嘗見已道書而知書名面以為大宅邪

鳥鬼 元稹集十三聽度及之彈鳥夜啼引曰四五年前作捨遺誦官詔下吏遣駢身作拘囚妻在遠歸未相見淚如珠惟說聞霄長拜鳥君未到舍是鳥力收點鳥盤邀女巫當時惟我賽鳥人死壘於成陽原上地案其此詩即是其妻為積賽鳥而得還官者則唐人祀賽鳥鬼有是未矣

樂營將弟子開元二年元宗以大帝禮樂之司不應興優倡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騎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

謂優女為弟子命伶魁為樂營將者此其如也

通鑑二百十一

金鋪 風俗通義門戶鋪首昔公輸班見水中螽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按金門上排立而突起者公輸班所飾之螽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鉅鉅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案此者水上浮漚狀亦類螽也南使人借雀以行嘲諷曰誰家屋上頭鋪首浪遊逸

平始予聞蜀興州有殺金平其名已古吳璘嘗於平上大剋金虜故其名因此而著于嘗問人何以名平曰山之名平者所在有之不止此處也于後至昌化縣過一山其不甚峻至而平夷名走馬平乃知平之為義蓋如此後有讀道書太上太霄琅書

有曰尸解者不棺不槨拂山平之上歸深村之下衾覆於地則山平之名其未久矣

李白墓采石江之南岸田畝間有墓世傳為李白墓所累甃圍之其墳畧可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甚草草范傳正作白碑曰白之孫女言曰常葬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為宣歙觀察使諭當塗令諸葛縱改墳於青山則在舊瘞之東六里矣其時元和十二年也然則龍山青山兩地背著白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白投于江則傳者誤也曾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云如此或者回其豪逸又嘗瘞江邊乃飾為此說耳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事則可正

矣

黃銀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欵及杜如晦而晦已不在帝曰  
世傳黃銀鬼神畏之取金帶遣元齡亡其家夫不賜黃銀而賜  
別金帶則改賜之必帶為黃金無疑矣先賜之帶名為黃銀者  
果何物也世有踰石者盾實為銅而色如黃特差淡耳則太宗  
之謂黃銀者其殆踰石也矣踰金屬也而附石為字者為其不  
皆天然自生亦有用芦甘石煑煉而成故薰舉兩物而合為之  
名也說文無踰字玉篇唐韻集韻遂皆有之豈前乎漢者未知  
以石煑銅故其名不附石也邪顏言真踰不博金甚言其可貴  
也夫夫然自生者既名真踰則芦甘石所煑者決為踰矣假元  
和郡縣志曰太原出赤銅夫不直言出銅而特言亦銅似踰石  
矣而史無名據不敢堅斷隋高祖時辛公義守并州州嘗大水  
流出黃銀以上于朝此之黃銀即太宗用以飾帶而擊賜房杜  
杜者矣今世之言踰石者太原所產為最而太原即并州也則  
公義并州所得蓋然之踰不經芦甘石煑煉者也故公義所止  
不云赤銅而云黃銀也黃銀云者其貴可以比銀而色又特黃  
也是故薰黃銀兩名而命其美也且又有可劔者鬼神畏銅古  
有其博矣佩玉之音其中商律皆去之不用而廟樂之聲為商  
者亦闕之不奏即是太宗鬼畏之論所從出也然則黃銀之不  
為銀而為銅此尤可證也

海不波溢韓詩外傳曰越常來獻白雉謂周公曰久矣天下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中國殆有聖人今人用瀛海無波皆本此

方寸徐庶母為人所執曰方寸亂矣古今謂方寸為心事始此然而列子已嘗曰吾見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端午綵索

裴元本諱

新言曰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

不解以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為之四面黃居中央名曰襪

方綴之於複

此字疑是疑字

以示婦人養蚕之工也傳聲者誤以為辟

兵予按此即今人五月綵索也今索合五色線為之此之所言

乃自用繒其曰四色為之四面即是裁色繒為方片各案四方

色位而安之於永而黃繒居四色繒之中以此綴諸衣上以表

蚕工之成故名襪方襪者即而會之也方者各案其方以其色

配之也今人用綵線繫臂蓋文也

御覽八石十

端足左氏照六年豐賈以弊錦二兩遺子猶注云二丈為一

端二為端一兩所謂足也二兩者二疋也樂府所傳大曲惟梁

州最先出會要曰自晉播遷內地古樂遂分散不在符堅滅涼

始得漢魏清涼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牧之入于

江南隋平陳獲之隋又曰此舉夏正色也乃置清商署摠謂之

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九部武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如

公莫巴渝明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訛為梁州

百官得於寓京乘輪自揚州始後遂不復乘馬惟從駕則乘之  
祖宗時臣僚雖在外亦不許乘轎也唐會三十卷曰開成五年  
黎植秦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擔子自此請不限高  
卑不得輒乘擔子如疾病即在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  
臺其擔夫自出錢顧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

馬人 退之上廣帥詩曰止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  
為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蚕  
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回號馬鳴大士案  
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未至廣  
境邪退人與佛異趣而此馬人乃出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

馬人已未亦同民庶赴上日衙集邪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蚕  
賦曰此天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今蚕頭實不似馬而卿乃云  
尔則蚕為馬數古有其傳吳周禮禁原蚕為妨馬也今術家未  
姜蚕塗附馬齒馬輒不能斲草則蚕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  
專尊佛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國之前其說已如  
此殆古未已有此傳矣然蚕皆悉有黑紫迹對出宛如馬蹄而  
頭實不似也

蘇塗 通典東妻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大木以垂鈴鼓注蘇  
塗有似浮塗案浮塗即浮菑浮菑即塔也謎 古無謎字若其  
意制即伍峯東方朔謂之為隱者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



露也至鮑昭集則有井謎矣玉篇亦收謎字釋云隱也即後世之謎也鮑之井謎也一八五八飛泉仰流飛泉仰流也者垂綆取水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拆井字而四之則其字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放此

上宮 孟子<sup>四</sup>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通鑑十八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螢囊 沈存中清夜錄丁朱崖敗有籍其家有絳沙數十丈燭如燭筓而無跋無恠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囊也詳其此制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隋煬帝已嘗為之曰火為之囊

昭曜山谷也丁氏之囊益其且體而微者耳

廚傳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徭役廚傳以稱譽過客案廚傳兩事也廚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為飾廚也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後則為飾傳也今人合廚傳為一槩濁豐饌為廚傳也

嘽 凡今世歌曲比古鄭衛又為淫靡近又即舊聲而加濫者名曰嘽唱嘽之讀如瓢玉篇嘽字讀如飄引詩曰匪車飄兮言嘽嘽無節度也元不音飄廣韻嘽讀如杓疾吹也不音瓢

伍伯 後漢虞詡傳涇續志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百六官辟車鈴

下侍閭門闌部署衙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憤絳構即今行鞭杖者也

餽餽 世言餽餽是虜中渾氏屯氏為之按方言餅謂之餽徒昆切謂之餽音張或謂之餽音渾則其未久矣非出胡虜也

南史朱超石傳家武北伐超石前鋒入何軍人緣何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杜詩止蜀百言百丈也

金吾 揚子雲執金吾箴吾臣司金敢告執璜則知金吾者以金飾其兩末也今管軍官入朝所執之杖皆金釳其末漢志謂

金吾為馬非也 神道碑 裴子野塋湘東王為墓誌銘陳于截內郢陵王又立

墓誌埋于羨道列誌自此起

獲生人亦為級 衛青傳斬三千七百有級帥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回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

比意與車稱兩馬稱尺同 先馬荀 匹論天子乘大路諸侯持輪扶輿先馬注先馬遵馬

也後世太字洗馬也釋者洗先也亦此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駟太子則有洗馬言騎而為太子儀衛之先也

嘉慶李 韋述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為京師之美故稱嘉慶李

養和 李必訪隱選選采恠木蟠枝以隱皆號曰養和人至今

効之乃為養和以獻

太平廣記

夾纈 元宗時柳婕妤好殊適趙氏性巧慧使工鏤版為雜花象之而為夾纈因婕妤好生口獻王皇后見而賞之因勅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祕後漸出徧於天下 唐語林四

金釳器續漢書桓帝祠光子用紙金釳器揚耀蜀都賦曰雕鏤釳百伎千工

浙江 說文釋淙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又漸水出舟陽默中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浙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經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為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珠釳則淙之得名既以先秦

而桑欽更以為漸何邪之類耶 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點欽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泛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為浙亦無抵牾弟以古語為正則默者古也

朶殿 說文朶堂塾也

丁果反

又云塾門側堂也今朶取此

晉州 莊子言魏王大瓠落無所用何不以為大尊而浮之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海所謂晉舟也亦鷗冠子中流失船一垂千金者也

墓石誌 西京雜記杜子夏塋長安臨終作文曰云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則墓之有誌不起南朝王儉然西京雜記制度多

班固書無所又其人氣嫵媚不能旨勁疑即葛洪為之  
內中 漢紀元封二年甘泉宮內中產芝維內中謂後庭之室  
也

吳越改元 實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後

唐明宗長興二年實太元年羅隱記修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

未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臨安志

以此知吳越雖云稟中原正朔

既後唐長興元年同號與其實正寶秦同歲而名不同知吳越  
自嘗改元審矣

吳越分境 唐僧詩曰到江吳地盡對岸越山多陳後山曰聲

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善譚者曰此杭越堠子詩也其譚亦有

理然以後山之博而於杭越二州分境亦隨世傳言之似未諦

審也案國語越雖為吳所侵摟之會稽然其國境北至禦兒禦

兒今加興縣禦兒鄉亦曰語兒也句殘伐吳用禦兒人涉江注

此江松江也襲吳勝之夫禦兒之人越王得以為用則禦兒之

人素隸越籍審矣則吳境何嘗抵江也邪沙河塘 潘同浙江

論云胥山西北舊皆鑿石以為棧道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

平理桑麻植馬州司馬李珣始間沙河水陸成路事見杭州龍

典寺畱經胥山者今吳山也有廟相傳其神伍子胥故也又州

畱經云塘在縣南五里此時何流去者山未甚遠故李紳詩曰

猶瞻五相青山廟伍相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也景龍沙漲

之後至于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今新岸去青山已逾三里  
皆為通衢居民甚重此扁經之言也及金紹興間紅亭沙漲其  
沙又遠在青山西南矣

貢禹年七十一生子貢禹為光祿大夫乞骸骨曰臣文馬之齒  
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七十有一而生子也  
武王之壽九十三歲當成王嗣位時十餘歲是武王八十而生  
成王也

鈴下威儀晉書揚方為邵鈴下威儀語葛恢待以門人之礼案  
鈴下威儀殆今典吏之吏耶

姑蘇筆記二篇

羅志號

倦游  
秋人

菴氏

老泉論高帝云帝謂語呂氏曰周勃重原少文然安劉氏必勃  
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  
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矣雖然其不去呂氏何也勢不可  
也東坡論高帝去或曰呂后強悍帝恐其為变故欲立趙王此  
又不然自帝高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  
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  
謀此出於無邪而高帝遂知之父子立論亦自不同如此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閣詩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史  
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賈秋壑柄國時浙漕朱峻深源每有劄  
子稟事必稱其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深源晦翁曾孫也惜

哉

錢文僖公惟演生富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以晚被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紳掌書記尹洙留守推官歐陽修皆一時勝彥遊宴吟咏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卉九園園勝處無不到有郭延卿者居水南沙與張文定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繼相受薦之得取官延卿亦未嘗出仕出亭藝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星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訪之去其居一里外屏騎從腰輿張蓋及門不告以名氏落下士族多過客衆延卿不常出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踈爽合明皆天地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平日所接之人亦無如數君甚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少酌於是陶情果藪面進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而吏報申牌府掾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致也戶師魯指文僖語之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啻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盃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盤肴無少加於前而談突自如曰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物訝曰文僖登車茫然自失語歐公之人曰此真隱者也渠視富貴何為等物也歎息累日宣和間廣州董朶為鎮江府教官有李迥者高尚不出人士頗宗仰之董時往見與之疑語出所著書及所嘗獻朝廷者又知其通於治道皆切時用非尋常事文

彩取人娛說者董因白知府虞奕曰治下有隱君子盍往訪之  
虞問為誰以李迥字叔友對虞曰斯人則願見久矣一日携具  
邀董偕詣而叔友預辭以未嘗製衫帽虞許野服相見至門下  
車輿步而入叔友降階迎客神情蕭散虞守甚高之槩飴叔友  
起懇虞曰迥午者毋八十矣願得薦迥名于朝丐處士號度遇  
息可覲虞唯而去明日董詣之曰胡不見謀而遽啓此齒叔友  
愧悔曰恐其不再來耳董具以語諸生共嗟惜之予謂虞守不  
失為有錢文僖之遺風而李叔有友愧於郭延卿多矣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詞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  
不容上帝好生柰死期之已迫適值垂虹之且豫陳易筮之詞  
切念臣墜遇三朝始終一節為國任怨但知存大体以杜私門  
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之犯順卒驕兵悍將  
以但得用命不前致誠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畝衆口皆詆其  
非百啄難明此謗四千年勞悴悔不為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  
離猶恐置霍光於赤侯仰慚履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  
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官睿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闡靈掃  
妖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為也讀之雖  
可笑可笑可哀其文自好

張子湘代為和州守設廳題梁云宋軋道丁亥正月朔旦郡守  
胡昉作董堂其綏靖和民千萬年永無覈詞翰奇偉至今猶存

彭大雅文子師蜀築重慶城幕客門士各撰記誦功俱不當其  
意文子乃自記十七字云太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成諭為  
蜀根本大書深刻之諸人嘆服文子布衣位至方伯連率功名  
震耀其胞次亦不凡矣本不工文然吐辭昭勝以少少勝多多  
暗令于湖想見豪氣

東坡言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顏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  
此其醉也然不可謂之能飲蓋謂聖俞劉制也不免為酒所動  
矣馮當無好佛知太原日以書寄正平甫曰若如所諭即明公  
未達禪理閉目不觀是一重公案平甫此論與東坡意合

古今佳文章其湮沒而不傳者亦復何恨鄭懈字毅夫守江陵  
作楚樂亭記云予之有訟云我是蘇州監本歎與翁祝壽獻館  
材近來髣髴知人事兩下還歸屋下未予謂張季膺之先見陸  
魯望之高標張伯英之草聖此不待論多智如丁晉公在朱崖  
猶能使商人遍奏乞於君父盛得如范六丈始終能先天下  
之憂而憂風流文彩如石湖使軺一節聲名山立蘇人歎不歎  
哉若今之所觀則風移俗改政恨欠歎耳

雪舟脞諸

一篇先曰魔天脞脞宋末  
目初

邵桂子

字玄同嚴陵人

唐悅齋仲友字與正知台州朱晦菴為浙東提舉素不相傳至  
於五甲籌皇問宰執二人曲直對曰秀才爭閑氣耳悅齋春官  
妓嚴蕊奴晦菴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霖竹部踈決蕊奴乞自



便憲使問去將安歸蓋奴賦卜箕子末云住也如何住去也終  
須去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向奴歸處憲嘆而釋之

蔡條西清詩話載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  
桃落尽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瓊金箔惆  
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残烟草低迷藝祖去李煜若以  
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為吾虜也又一詞云簾外兩瀟春意將闌  
羅衾不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  
恨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何處也天上人間含思悽  
惋未機下世微宗亦工長短句方忙守在舟中猶作小詞云盃  
婆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後在汴州有絕云國破山河

在人非殿宇空中興何日是搔首賦車攻國破山河在宮庭荆

棘春衣冠今在柩忍作北朝臣又曰投老汴城北西風又是秋

中原心耿耿南國淚悠悠常瞻賢佐顯情憶舊遊故宮未黍徧

行役閔宗周又云香神京路八千宗祊隔越幾經年衰殘病瘠

那能久茹苦窮荒敢怨天又請明日作云茸母初生忍禁

北池塞倉  
茸母生

無佳對景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為主搖指鄉關涕淚連以上詩

並見天會錄有嘗膳錄云道君喜為篇章北狩以來傷時感事

形於歌咏者凡百餘首以二逆告變秉昇炎大所傳於灰燼者

之餘謹此篇而已或謂微宗乃南唐後主後身其然豈其然乎

靖康微欽北狩紀其事者有泣血錄避戎夜話靖康野吏朝野

食言趙子砥北歸錄曹勛北狩錄王君冲北狩錄天會錄靖康  
小史痛定錄嘗膽錄竊憤錄覽之使人涕泗滂沱不意後人復  
哀後人也

至元丙子三宮赴北行省浮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貴齋感足其  
時數見幾者悉已竄徒本齋有兩同舍州橋吳府子名棠孫蔡  
孫歲僅一人齋至是乃為齋感所指駭之北去出關後生超超  
不行人箠以棍棒之下登舟餒甚得飲一桶七菡乃於河邊入  
蚌蛤之殼爭櫻而食之飢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骨草野後放  
回授諸路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方梧坡元善鄉之前輩也其父無子偶妻之妹來省其姊私之  
有娠妻乃偽作產蓐狀生梧坡厚資裝以嫁其妹梧坡買蒲田同  
姓補據入太學以泛逸過省登科齋舍謂之三無同舍蓋生魚  
毋補其據登科無解也

至元辛巳初到雲間餽物衆姻識頃刻作儷劄數枚並不要重  
曹誠齋吳蒙靜皆妻叔合作一席以儷劄見招之答曰斗絕一  
隅何敢噉曹吳之鼎圭言一復遂得升泮泗之堂翻其雙鯉魚  
之書寵以五侯鯖之宴粲然文驩然以相接曷稱重勤長者賜  
少者一敢辭尚容待謝大德辛丑正月乙丑遣女適曹男贅于  
唐衛山齋以書賀之有子有室子有家戍惟征戍惟築之對答  
曰之子為人之後謾歌唐什之三星女謂嫁曰歸未熟曹家之

七識云云乙丑利於行我方嘆兩窮之值甲戌征且築君乃誇  
一日之同云標梅宜其家宜其室未足多召國之及時木瓜報  
之瓊但願若衛人之永好

交文山天祥留中齋夢炎一盤狀元宰相末後結裹不同流芳  
遺臭較然可見陳靜觀宜中客死暹里雖免作止臣而視從容  
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粗得其死方蛟蜂逢人  
德祐屢召不起持父服終其身尚得為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  
北人有詩云當今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侯  
齒日忠如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見罔領風雲草木知未  
必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北歸過嚴 就養於

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縉夢覺功名黍  
一炊鍾子不將南操斐庾公空把北臣悲歸未眼底湖山在老  
去心期浙水之白髮門生怜未死青衫留得裹遺屍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欣書似婢李夫人未帝李欣  
書故高宗為未字為重臺今有人以非道進身而入又未出其  
門是亦重臺也幹之幹曰踏床兒即重臺之謂臺或作儻與臺  
則此臺字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更勸不從彭曰不把  
錢做錢看不把人做人看無不可築之理既而城成僚屬乃請  
立碑以紀之大雅以為不必但四大石于四門之上大書云某  
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為西蜀根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

蜀亡城猶無恙其西蜀根本也

大業雜記

大業元未勅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宮以越國公楊素為營東京太監安德公宇文愷為副廢三嶠舊道令開麥柵道時有迷人章仇大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開皇之初有童謠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也帝覽表其愴然有遷都之意即日申駕往洛陽改洛州為豫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十四頓頓別有宮有正殿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津渠自河起蒙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南諸州郡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

子江三百餘里水面濶四十步通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二千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為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東都大城週迴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巨王城東越塵間南跨洛州北踰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東西各重兩重北三重南臨洛水開大道對端門端門街一名天津街濶一百部道傍植櫻桃石榴兩行至端門自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車為御道通泉流渠映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門重樓樓上重名大微觀臨大街直南二十里正當龍門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七濶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道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跨

水長一百三十步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各高百餘丈過洛二百步又流洛水為重津渠濶四十步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船入范重南餘步有大隄隄有坊民各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門普為重樓飾以丹粉洛南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縱橫相對自重津南行盡方坊有建國門即羅城南正門也門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水伊渠上有通仙橋五道時人亦謂之五橋南北有華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建國門西二里有白虎門西二里至苑城傍城行三百里有天經宮南二里有仙都宮並置先置廟堂建國門東五里有長夏門南二里入洛端門西一里有右掖門門過黃道渠橋南道西有右侯衛府

出掖門門傍渠西二里有龍天道場南臨古瀉口即煬帝門師濟閣梨所居石瀉東西三百餘步濶五百餘步深八尺並用青大石長七八尺厚一尺自土至下積三重並用大鉄為細腰互相鈎牽亦非常之罕固正當瀉口三十步初造瀉之時鑿地得大窖容千斛許於是墳塞瀉成不過一年即破碎上令濟閣梨呪之後更修補得立二年閣梨亡還復許破前後計用四十萬工以瀉王城池水下黃道渠入路端門東有左掖門南道左有左俠衛府左掖門東二里有承福門即東城南門南路水有翊津橋通翻徑道場新翻徑本從外國未用具多樹業形似批把業而厚大橫作行書約徑多少級其一邊牒然今吟為梵夾道

場北有道街坊並是陰陽梵呪有道術人居之向有百餘家東門東有宣仁門臨大街大小與天津街相似東行盡六街有上春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道諸都邸百餘所每朝集使停止之處并新戶坊東至雙槐樹三里宮城正門曰則天門南去端門五百部即天門東行二百步有興教門三一里有重光門即東光正門門二百步有泰和門並重觀門內即左右截有庫門六重重二十五間間一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右截屋兩重總四十間屋大小加左截

石絲綿布絹右麩麥金銅鼓雜香牙氣

出則天門南橫街直東方

百步有太陽門東即東城門東街北行行三里有含嘉門北即含嘉城城北德熱門出含嘉西有圓壁門門西有圓壁城城正南有曜儀門門南即曜儀城城南玄武門門內即一官出則天門南橫街直七西百部有太陽門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院齊王宅第二院燕王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伐王宅第五院越王宅宅西拒周王右城城西即入苑則天門南八十步過橫街道東有東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連內史省省西連謁者臺七連右翊衛府西抵古掖門街街西有輦庫庫西廊西馬坊坊西抵西城西朝堂第一街北壁第二即右驍衛府府連右禦府府西抵掖門街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式拾萬石子羅倉西有粳米六十餘窖七別受八十石窖西至西城西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御史臺七西連祕書省七西連尚食庫七西連右監門府西連

長秋監監西連右掖門街街西即掌署七西連良醞署署西至  
稷米窖坊東朝房東未連門下省省東殿內省省東連左掖衛  
府府東即左掖門街街東即西錢坊坊東連東錢坊東朝南第  
二街第一左驍衛府府東連備身府府東左武衛府府東連左  
屯衛府府東連左禦衛府府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監  
東即城東朝第三衛第一司隸臺七連光祿寺七東左監門府  
府東連太府寺寺東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監南監東至  
城出東太陽門街北道東第一街有鴻臚寺七東有司農寺寺  
東連太常寺寺東極城第二街即宣仁門大道七北即尚書省  
第三街將作監監東連太僕寺寺東至城四街有衛尉寺七連  
都水監監東宗正寺寺東連大理寺寺東五城則天門兩重觀  
觀上曰紫微觀左右連闕闕高二十尺門內四十步有永大門  
門東二百步至會昌門永太西二百步至景運門並步廊連市  
坐宿衛兵永太門內四十步有軋陽門並重樓軋陽門東西亦  
軒廊周市門內一百二十步有軋陽殿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  
尾高二百七十尺又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一作階軒文棍鏤楹  
栾攬百重梁拱千構雲楣綉柱華榱碧當窮軒薨之壯麗其柱  
天二十四圍倚井葦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珠絲網略下不  
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公軒廊坐宿衛兵殿庭大石各有  
二井面濶二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大殿

北三十步有大業門門內四十步有大業殿規模小於乾陽殿而鷗綺過之乾陽絰像之處出玄靜門橫街東行四十步有修文殿西行百步有閭闔重門門南北並有仰觀臺高百尺門西廊入寶城城內有儀鸞殿殿南有鳥擗林栗林有葡萄架四行行長百餘步架南射堂對閭闔門直西二百二十步有寶城門出北傍城三里有諸門門即員壁城門西行七里至青城宮即西苑之內也

元年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周統龍鱗渠其第一院迺光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含香院第四承業院第五凝暉院第六麗景院第七飛英院第八流芳院第九耀儀院第十結綺院第十一百福院第十二萬善院第十三長春院第十四永樂院第十五清暑院第十六明德院直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植名花秋冬即剪雜彩為之色測則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內冬月亦剪綠為菱荷每開東西南三門門並臨龍鱗渠渠面濶二十步上奉飛橋過橋百步即楊柳脩竹四面鬱茂名花美草隱映軒陛其中有逍遙亭八面合成鮮華之麗冠絕今古其十六院例相倣數每院各置一池池即用院名名之也別置一人副二人並用宮人為之其池內備養芻豢穿池養魚為園種蔬植瓜菓餉饌水陸之產靡所不有其外遊觀之處復有十數或泛輕舟盍軻習采交之歌或升飛橋閣道奏春遊



之曲苑內造山為海周十餘里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  
州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餘尺上有通真觀習靈臺  
總仙宮分在諸山風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人變海  
北有龍鱗渠屈曲周繞十六院入海東有曲水池其間有曲水  
殿上已禊飲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宮人三十五騎人  
定之後開閶闔門入西苑歌管管語府事乃置清夜遊之曲數  
十首初尉衛卿列權祕書承常萬頃總監築宮成一時布兵夫  
周市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市兩重延袤三十餘里高四十七  
尺六十日成其內諸殿基及諸墻院又役十餘萬人直東都土  
上監常役八十餘萬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後十餘萬人

河南郡在宣軛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縣在政化里去宮城  
八里在天津街西洛陽縣在茂里宣仁門道北西去宮城六里  
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縣西一里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  
步至曹渠傍渠西行三里至通遠橋橋跨曹渠橋南卽入通遠  
市二十門分路入市市東合曹渠市周六里其內郡國州舟船  
舳艫萬計市南臨洛水滂水有臨眾橋橋南二里有鄴都市周  
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十余肆夢子齋平四望一  
如榆柳交陰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樓延閣互相臨  
映招致商旅珎竒山積出上春門東十二里有亭子宮宮南臨  
曹渠東臨積潤池池東二十里有華林園備地塘臨玩之處建

國門西南十二里有景華宮宮內有含景殿入射堂樓觀池隍  
十余里有甘泉宮一名名潤宮周十余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  
山阜崇峯曲潤秀麗標其奇中有閨風亭麗日亭樓霞觀行兩  
臺清星殿殿南有通仙飛橋百尺礪青蓮峯山有翠微亭游賞  
之美於斯為最大業元年春遷都未成敕內史舍人封德彝於  
此置宮有敕揚州總管府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又於揚子造  
臨江宮內有凝暉殿及諸堂隍十余所又敕王弘於揚州造舟  
及樓船水殿水一作末航板艫板坊黃茂舫平乘艫腫輕軻等五  
千余艘八月方得成就九月車馬幸江都宮殿藻澗宮宿平樂  
園頓自曹渠口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翻螭舟

其龍舟高四十五尺濶五十丈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  
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粉  
粧以金碧珠翠雕樓奇麗加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  
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青絲大條繩兩岸引進其引船人普名  
殿脚一千八十人並着雜錦絲粉襖子行纏鞋襪等每繩一條  
一百八十人分為三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以  
南少壯者為之皇后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角有九百人又有  
小水殿九名浮景舟並三重朱絲網絡已不殿角為兩番一艘  
一番一百人諸妃嬪所乘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彩絲舟並  
兩重加網絡貴人美人及十六夫人所乘每一艘一番殿脚百



丞任洪則開東都曹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分洛水東至偃師入洛五月勅江南諸州科上戶分房入東都住名為鄠京戶六千余家七月自江都還俗陽救於汾州西北四十里臨汾水起汾陽宮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日臨河與漱即涼風凜然八九月

三年帝御崇德殿不怡曰先朝不甚御此殿宜於此館之西別

一殿因乃造成乾殿後改為毓德殿

在京師

行次金城郡党項姜

首朝見帝問曰古有先零燒當等種落是尔何者之役對曰相傳狝猴之後帝笑之至浩豐川橋成乃行先是是觀風行殿三間兩厦丹柱素壁雕梁綵棟一日之內巖然詩立夷人見此莫

不驚駭以為神異六月敕開永濟渠引汾

一作水入洞及自

一作

水東北間渠合渠水于涿郡二千余里通龍舟

四年二月自京師還東都造天經仙都二宮九月自塞北還至

東都改吳林為交林胡瓜為白露黃瓜改茄子為崑崙紫瓜梁

都有清泠泉水周潤二里許即衛平所得大龜之處清泠水南有橫瀆南東至碭山縣西入北通濟渠忽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清泠水入通濟渠亦唐興之兆

五年吳郡送扶芳二百樹其樹蔓生纏繞它樹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葉微火炙使其香煑以飲碧綠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先有籌禪臨仁壽間常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為

青飲拔楔根為赤飲酪漿為白飲烏梅漿為玄飲江茱一作桂為黃

飲又作五香飲第一沉香飲次檀香飲次澤蘭香飲次甘香飲

皆有別法以香為主尚食且長謝諷造淮南玉食經有四時飲

六年四月帝幸隴川宮暑十二月敕開江南河自京口直余杭

郡八百余里水面濶十余丈又擬通龍舟驛宮草頓並東欲巡

會稽

十年摠兵東進幸北平榆林宮四月車駕汾陽宮避暑宮所即

汾河之源上有名管涔高可千仞帶於山上造亭興十二所其

最名上翠微亭次圓風彩霞臨月飛芳積翠合璧含暉凝碧紫

崑登景最下名上高陽亭亭子內皆縱廣二丈四邊安劍闌每

亭鋪六尺榻子一合山下又有臨汾殿勅從觀縱觀

十二年春正月又敕瓊陵郡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近數萬人

於郡南置宮苑周十二里其中有驪宮十六所其流觴曲水

別無涼殿四所還以清流兵四殿一曰圖基二曰結綺三曰飛

字一作兩四曰滿景其十六宮亦以殿名名宮芳夏池之左一曰驪

光宮二曰流英宮三曰紫芝宮四曰凝華宮五曰瑤景宮六曰

浮綠宮七曰舒芳宮八曰懿樂宮地右第一曰采壁宮二曰椒

房宮一曰風宮三曰朝霞宮四曰朱明宮五曰翼仙宮六曰翠微宮七

曰層城宮八曰千金宮及江左叛燔燒遂尽又欲於禹穴造

宮未就而天下大亂十二月修丹陽宮欲東巡會稽等郡群臣

皆不歆

說郛卷第五十七

說郛卷第五十八

江表志

鄭文寶

江表志者有國之時朝章國典粲然可觀執正大臣以史筆為不急之務洎開寶之起居即高遠當職始編輯昇先以來故事將成一家之言書未成遠疾亟數篋文章皆令焚之無子遺矣太宗皇帝歆知前事命湯悅徐鉉撰成江南六十卷事多遺落無年可騙筆削之際不無高下當時好事者往往少之文寶耳目所及編成三篇方國志則足此通曆則有餘聊足補亡以候

來者庚戌歲閏二月二十三日序

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有唐疏屬鄭王房之枝派父志祖榮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尼出入徐溫宅與溫妻李氏同姓帝亦隨姊往來溫妻以其同宗憐其明惠收為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累典郡符溫為丞相封齊王出鎮金陵留帝在都執楊氏政事帝沉機遠畧莫知其搯拊節謙下中外所瞻儉素無所耽溺內輔幼主外弼義父迨楊祚十數年纔及弱冠躬秉大權揚都繁浩之地海內所聞卒由帝之力也丞相薨尽摠其兵嘗以讖詞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由是懷逼禪位之心矣吳帝加以九錫封齊王丙申年執政者歆尽楊氏一朝然後

受禪烈祖不可遂以國稱唐改元昇元更姓李氏名昇追尊丞相為義祖皇帝吳帝為讓皇帝在位七年年五十四廟號烈祖謚曰孝高陵曰永陵元敬皇后宋氏祔焉年號昇元

皇子

元宗 子光

太弟遂

齊王達

衛王邊

宰相

宋齊丘

李建勳

嚴球

張居永

孫晟

使相

李德成

張崇

張宗

趙王

李簡

王輿

劉威

周本

王綰

柴再用

劉金

劉信

馬仁裕

徐侂

樞密使

杜鄴

陳褒

將帥

崔初太

王輿

姚景

祖重恩

李鏞

文臣

楊彥伯

高弼

孫晟

李正明

龔凜

蕭儼

成幼文

賈潭

嚴球為相是時王慎辭奉使北朝球在病請告烈祖授以論答  
凡數百事皆中機務然嚴球未見更就宅訪之求覽畢尤所稱  
美請更添事北朝問黑雲長劍多少來時及五十指揮皆在都  
下柴再用不魯赴鎮既到北朝一無所問首問黑雲長劍拜柴  
再用所之慎辭依前致對梁太祖銳意南征即時罷兵球宿金  
山常有詩云淮船分螳點江市聚蠅聲烈祖姓多嚴忌宋齊丘  
因而興讚以竹籠盛之沉於江口

魏王知訓徐溫之子也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弟百千  
長壽魏王意烈祖寘董引金器均之曰願與陛下各享五百歲  
烈祖不飲久之申漸高乘詆諧併而飲之內金鍾於懷袖並起  
而出到家腦潰而終宋齋丘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克累贊謁於  
宋知其忤物託以它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克隨吊  
客造謁司復却之乃就賓次大 二十八字六安排唐祚挫強  
吳盡見先生設廟謨今日喪雖猶自哭讓皇宮眷合何如  
讓王廷於太州永寧宮數年未卒每有枝葉及歲即有中使賜  
衫笏加官即日而終

讓皇居太州永寧宮常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  
一場吳苑宮園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烟凝遠袖愁千點雨  
滴孤舟淚數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



申漸高嘗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兩足唯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云兩怕抽稅不敢入城翌日市征之令咸有損際

仲時光者樂部中之宮妓也有寵於永陵生衛王邊烈祖矜嚴峻整有難犯之色常恐作數聲金鋪振動仲夫人左手擎飲右手捧匙安詳而進之雷電為之少霽後越國大妃柴載用接家樂於後園有左右人竊於門隙觀之柴過之乃召之後園使觀其按習日隙風恐傷尔眸子

元宗名景烈祖元子也母曰宋太后謙和明睿奢儉得中搜訪賢良訓齊師旅政無大小咸必躬親善曉音律不至耽溺深知理体洞明物情聖德聞於隣國矣在吳朝太子諭德後累居丞相常廬山構書堂有物外之意烈祖即位為皇太子烈祖崩於柩前即位年四十九在位十九年廟號元宗議曰明德孝道陵曰順陵皇后光穆順聖鍾氏年號二保大交秦

皇子

太子翼 陳王少 保寧王少 慶王弘茂少

從主從嘉 鄭王從善降封南楚國公 鄧王從誼降封江國公

吉王從謙降封鄂國公 昭平公從度 文陽郡公從信

宰相

宋齊丘 李建勳 馮延巳 徐游

孫晟 嚴績

使相

趙王李得誠 王崇文 郭宗 謝匡

朱鄴 柴克弘 孫漢威 皇暉暉

劉彥真 劉仁瞻

樞密使

嚴績 湯悅 李微古 陳覺

唐鎬 陳處堯 魏岑

偽王

楚王馬知萼 光山王王延政

公將帥

馬先進 陳誨 魏昭 何誅

林仁肇 張漢卿 鄭彥華 丘仁詡

陸孟俊 王建封 祖傳恩 馬在貴

鄭有誠 張彥輕 劉崇俊 張全約

時厚 武暉 咸師郎 查文微

許文慎 邊鎬 陳承昭 高弼

文臣

江文尉 王仲達 李貽業 游簡言

湯悅 常夢錫 朱鞏 陳玄藻

馮延魯

潘承祐

高遠

田霖

張義方

高越

覃潭

張緯

鍾模

李克明

張易

趙宣

陳維善

元宗為太子日嘗問安寢門會烈酣寢未解夢便有殿龍擡闌  
搵蜿蜒可惧烈祖既寤命左右觀之即太子也

蘇洪進揚州版築發一塚不顯姓名刊石為銘曰日為箭弓天  
為弓射四時弓弓無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  
山石弓高窮陰夫人墓弓在其中猿啼鳥叫烟濛濛千年萬歲  
松栢風

左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事元宗常謂曰自古及今江北文  
人不及江南才子多仲連對曰誠如聖旨陛下聖祖元皇帝降  
於亳州真元縣文宣王出於兗州曲阜縣亦不為少矣嗣主有  
愧色

兩浙錢氏偏霸一方急徵苛慘科賦几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  
瑒嘗使越云三更已聞獐鹿號叫達曙間於驛吏乃縣司徵科  
矣鄉民多赤体有弊葛褐者多用行篋繫腰不執事非理不可  
雖貧者亦家累千金元宗割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即為敵境因  
遷都豫章舟車之盛旌旂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泊禁校帑  
截不絕者僅一載上每北顧忽不樂承心堂承旨秦裕截徵

多引屏風嘗之嘗吟御製詩云靈槎思浩渺老鶴幢崆峒上交  
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太弟遂燕王邊齊王達出處游宴  
未嘗相拾軍國之政同為參決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太弟  
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私第賜李迥勳迥勳方會  
中書舍人徐鉉政殿李士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元宗乃召  
建勳鉉義方同八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興有詠徐鉉為前後序  
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炬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  
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畫成無非絕筆侍安  
詩總記數偏而已御詩云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  
春氣昨朝飄律管東風今日散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比落勢還

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酒可伶情味屬儂家建勳詩云紛紛  
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枉洒玉池初放伏密粘宮樹未  
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寧意晚來中使出御  
題宣賜老僧家鉉詩曰一宿東林正氣和便隨正仗放春華散  
飄白馱惟分影輕綴青旂始見花落砌更衣宮舞轉入樓偏向  
御衣斜嚴徐幸侍金門詔願布老言賀万家義方詩曰伶常歲  
日紛紛落天讀謠華助物華自古醉仙標瑞襟有誰輕擬比楊  
花密飄粉骨先同冷靜壓庭枝勢欹斜豈但小臣添興咏狂歌  
醉舞百人家

陳覺李徵右少日依托鎮南楚公齋丘援引至樞密使保大之

未至室多故覺及徵右屢上爽言天命已改請玄宗深居後苑  
請因老攝國事令陳屬草勅屬神勅上前曰陛下既署此敕臣  
不復見陛下矣元宗使鍾謨言於周世宗曰罪大臣理合奏啟  
世宗曰自家國事大國難預命湯悅抄制曰惡大於無君罪莫  
深於賣國宋齊丘本一布衣遭遇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陳覺  
李徵右言齊丘是造國之手理當居攝云云即日齊丘青陽安  
置竟徵右各賜自盡宋齊丘將至青陽絕食數日後命至人家  
人亦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桴塞口而卒有  
黑氣一道舟中起直貫九華

朱遵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高尚不事閑居金陵著鴻漸筆記

一千卷群書麗藻一千卷添經數卷皆行於世

太平縣聶氏女年方十三隨母採薪母為暴虎搏去躄之將食  
女持刀自後跳上虎背交抱連割去其頸虎奮擲不脫遂困死  
女捨之婦人共收母屍

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將行謂所親曰今王上寬仁廣大  
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入未定左右獻資行得正方之士若  
如目前所覩於恐不守舊業及馮延魯陳覓出討閩中徵督軍  
糧急於星火建勳詩寄延魯曰粟多未必為全計師老須防有  
援丘既而福州之軍果為越人所敗歸取司空累表致致自稱  
重山公詔授司徒不起時覓季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

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何如不見呼先是宋  
齊丘自京口求退歸青陽 號九華先生未周歲一徵而起時  
論薄之建勲年德未衰時望方重或有以宋公此之因為詩曰  
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孝劉郎去又來捐館之夕告門人曰時事  
如何吾得保全幸為已甚吾死不須封樹立碑塚土任民耕作  
無延他日毀斲之弊其後甲戌之公卿營城為兵發建遍獨建  
勲莫知葬所記不及福

魏王知訓為宣州師苛歛暴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伶人戲  
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狀旁一人閔曰何者綠衣對曰吾宣  
州土地神王入覲和地皮掠來因至於此

張崇師廬江好為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都廬人幸其改任  
皆相謂曰渠伊必復來矣崇歸門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  
覲盛有罷府之耗人不敢指實皆道路相目將琵琶相慶輒歸又  
徵將髡錢為伶人所戲使一伶假為人死有譴當作水族者陰  
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懶崇亦不慚

馮謐朝堂待漏同話及明皇賜賀盃三百里鏡湖今不敢過望  
但思賜玄武湖所三十里亦當足矣徐公曰國家不惜玄武湖所  
乏者賀之章耳

徐公撰江南錄議者謂之不直蓋不罪宋國者故也國老當准  
甸失律之後援引門人陳覓李徵古掌樞而任且授其意曰天

命已去元宗當深居北苑固老監固元宗詔之將行陳屬草詔  
諍之而止奉國皆聞為臣之道餘可知矣

文憲太子真既正儲闈 事國事而又卒多不法元宗一旦甚

怒撻之以求杖且曰當命太弟遂真有惧色它日密使持醜付

昭慶宮使袁從範 從範從太弟金陵 朱幾範子承幹為遂嬖臣宋何九講

諛許真之法範惧而且怒會遂繫鞠暑渴晚進漿遇醜即日未

殞而体已潰矣

元宗誅戮大臣之後暮年於禁中徃徃見宋齊丘陳覓李徵右  
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因議南幸太子真既病數見太弟遂為

於昭慶宮中

前進士韓熙戴江北行止熙戴本員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

且晦姓名今則慕義未朝假身為賈既及疆境合貢行截其聞

釣巨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鷄之刀是故有經

邦治乱之才以踐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万姓之焦

熬失之則遁世截名一山之蒼翠其愛思幼稚便異之童竹馬

篙弓固罔親於好弄杏壇槐里寧不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為文

每栖身而李武得麟經於泗水寧法怯議園授豹畧於垓垠方

酣永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松敢期隨之文尚媿擔簦之路於是

攫龍領編虎鬚繕敵捷之師徒終受降之城壘爭雄筆次勝詞

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掠敵不攻而自立降其

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摧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群姓名遽列於  
烟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槌  
時方亂離迹猶飄泛徒以術精韻畧氣激雲電瞋口張而陰電  
搖怒呼發而暑雷動神駭鬼殿天蓋地車闐劈歷於雲中未為  
躑捷喝擣滿於筵上不足猶毫蘊機權而自立有英雄伏勁節  
而豈甘貧賤但攘次叱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旣逢昭  
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聿修文教聯顯懿於中土走明恩  
於外夷万邦或貞四海如砥燮和天地岩廊有禹稷臯陶洒掃  
烟塵藩翰有韓彭衛霍豈獨漢祚三傑周韋十人凝王氣於神  
都吐祥光於丹闕急賢共理侔漢氏之懸科待但傍求類周人

之設孝而又隣邦接畛敵境連封一條鷄犬之相聞兩岸之馬  
牛相望彼則恃之以力數年而頻見傾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  
而無驗動由是見盛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止順天心次量  
人事宜向明背暗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  
而襄足度長淮而棄繻派遙終赴於天地星遠須環於帝座是  
携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  
窺絳灌語共機則高掩孫吳經受王素書傳玄女莫不鞭撻字  
宙駭後風雷勞愁積而腔内生憤氣繳而背起一怒而射狼窟  
懾再呼而神鬼愁經搥壘鼓而簸朱旗雷奔電走掉燕鎚而揮  
白刃星落星飛將立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熬



山破堅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嘗時於後殿功乃非矜國  
家付以肺賜用為堡障勲截盟府名鏤景鍾今則化奉六條池  
方千里示之以寬猛化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咸緩戶口而  
恤農事慢洒隨軍之雨洗浴嘉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殄氣可  
謂仁而有斷謙而逾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姦寇望風而屏迹佇  
見秉旄伏越列土分茅修職貢以勤王控臨四海卒諸侯而定  
霸壇壓八方遐邇具瞻威名洽著况傷設庭燎以待士開雪宮  
以禮賢前席請其論韶鈴危坐願聞於興廢古今英傑孰可此  
方其才越通津已觀至化及陳上謁因棄諛才是敢輒述行截  
鋪盡毫幅况聞鳥有鳳魚有龍草芝泉有醴斯皆嘉瑞出應昌

期某幸處士倫謬之人理足以副明君之漿善恢聖伐之樂賢  
昔蒞敬布衣上言於漢祖曹劌草澤陳謀於魯公失范增而項  
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而入之未格寔至德之克昭  
謹具行止如前伏請准式順義六年七月歸明進士韓熙載伏  
後主諱煜字重光母曰鍾太后太子真夢後主當立鍾謨以其  
德輕志族請立弟從謙嗣主不可遂以太子摠百揆嗣主南幸  
洪州後主留居守金陵數月嗣主殂遺詔就金陵卽位稱比朝  
正朔建隆壬戌歲也後主天性純孝孜孜儒孝虛懷接下賓對大  
臣傾奉中朝唯恐不及加以留心証述勤於政事至於書畫皆  
盡精妙然頗耽竺乾之果於自信所以姦邪得計排斥忠謹

土地日削貢奉不克越人肆牒遂於敵國又求授於北虜行人  
泄謀兵遂不解矣二十六卽位十四年己亥國亡封隴西公贈  
吳王葬北邙鄭國夫人周氏祔 起建隆二年終開寶八年

皇子

清源郡公仲禹

岐王峯

宰相

嚴續

徐遊

徐簡言

湯悅

使相

林仁肇

王崇文

何洙

湯悅

朱鄴

陳海

黃迪謙

嚴續

柴克貞

皇甫繼真

樞密使

嚴續

朱鞏

陳厲

將帥

陳謙

陳德誠

孫彥祥

李彥軋

沙万金

劉存忠

胡則

宋克明

高彥

林益

張燦

張遇

馬仁信 秦振 穆堅

譚宗 張進劼 張仁照

李雄 馬承俊 龔慎義

羅延塏 吳翰 謝彥質

謝文節

文臣

徐鉉 徐錯 韓熙戴

王克真 張洎 龔穎

張必 湯淨 朱銑

喬彞 潘佑 湯儼

湯滂 郭昭度 孫舉

伍喬 孟拱辰 高遠

高鉞 馮謐 李平

張詔 賈彬 田霖

顧彛 趙宣輔

後主嗣傷之初夜夢有羊據文德殿御榻而坐甚惡之泊乙亥冬太祖吊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知府事故已陰數定也

柳宜為監察御史居韓熙戴門下韓以帷箔不修責授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議者疑柳宜上言宜無以自明乃上章雪

熙戴後主叱曰尔不是魏徵陛下亦非太宗

韓熙戴上表其畧云無積草之功可禫於国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又老妻狀枕以呻吟稚子環床而坐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前去遂免南行後卧疾終於城南戚家山後後主賜衾被以殮贈同平章事所司以為無贈宰相之故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所謂黔婁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

後主捧竺乾之教多不茹葷嘗買禽魚謂之放生北苑水心西有清暉殿季士事太子太傅徐通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遊別置一院於後謂之澄心堂臨汝姓元搆元機元揄元樞為員外郎及祕書密院皆同散地用兵之際降御禮移易兵士密院不知皇甫繼勳伏誅之後夜出萬人斫寨招討分兵署事不知何往皆出於澄心堂承直宣命者謂之澄心堂承旨政出多門皆效此也

宋齋丘為儒日修啟投姚洞天畧云城上之嗚嗚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其如千懇万端無柰飢寒雨字時有識者云當須殍亡後果如其言

胡則守江洲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百旋風吹文字之紙墜于城中其詞曰由来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以知機早回顧免教流血滿長江翰攻陷江洲殺戮殆盡謂之洗城

焉

開寶中將興兵葦吉州城頭有一大面方三尺睨日多鬢狀如  
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人觀覩衆所謂兆民顛顛之目非有朴  
直之士不能貢千慮一得之言于視听也我國家積德累仁重  
華歆聖雖疆里褊少而基構弘遠矧賢智左右前後皆肩繼踵  
以道揚末命致康康之化猶及掌尔又何以規然晋公之所重  
人齊候之用老馬豈重人踰百宗之善老馬過管仲之智蓋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此之謂也臣是申且不寐齊沐佇思以聞庶  
俾陛下惟新之正万分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  
高祖重熙于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丕祚中否烈祖紹復太  
勳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永焦勞臞瘠奄棄萬  
戶民既歸人天亦輔德襲唐祚者非陛下而陛下誰居吳邸而  
庶事康庶事康而卒乘陸升儲位而繼百揆納百揆而黎民奕  
當大行修巡狩之礼陛下應監國之任兢七業七神人咸和令  
若秋霜澤如時雨洎宅憂翼室而無異望臣聞昔漢文帝承祖  
之後天下一家僅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  
委用將相其朱虛東牟之力陳平用勃之謀宋昌之忠諸侯之  
助由長子而立可謂究矣及卽位戒慎謙讓服勤政事躬行節  
約思治平舉賢良進鯨寘除牧孥相坐之法去誹謗天言之令  
不貴難德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屈已愛人也如此然而驚異

明年國亡之應也。寃堂羽衣，自兵興之後，絕無傳者。周后按譜尋之，盡得其聲。

二朝父子為相者，嚴可求、嚴續、子父為相者，劉信、劉彥貞、王綰、王崇文、周本、周業、陳誨、陳德誠、皇甫暉、皇甫繼勳、弟興、彥貞、姪存忠、為將、兄弟承恩遇者，馮延巳、延魯、兄弟有大名者，徐鉉、徐鉉、二人連呼文筆，則韓熙載、徐鉉、正直則蕭常、權勢則鍾謨、李德名、建康受圍二歲，斗米十數十死者，相籍人無叛心。後主殂於大梁江左，聞之皆巷哭為齋。

國中御至寃者，多立於御橋下，謂之拜橋。甚者操長釘，携巨斧而釘脚者，又有閑人立於殿庭之下者，為拜殿。進士曾觀南省下弟，其實釘足謝泌下弟立殿，稱寃舉人之風掃地矣。

後主即位，初張泌上書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將仕，即守江寧府句容縣尉張某言頓首：死罪死罪。謹上書陛下，臣聞行僚之水徒善利而不廣，斗筲之器固書受而庸，雖欲強其所弗能，亦不知其量也。然當陛下纘服正圖，嗣臨寶位，百姓凝視仰微，猶而注自四方，傾昕望得音而踈耳，是陛下虛心側席，克己納陛，將敬忌天恩，以布新命。晁錯、賈宜、賈山、馮唐之徒，上書進諫，言必激切，至於痛哭流涕之辭者，蓋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文帝憂容不拂，聖德充塞，幾致刑措。王業嵬七千載之下，風聲不泯，皆七勤免強於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大兵之後，鄰

封襲利之日因用匱竭民力疲勞而內無劉章興居之朝朝無  
降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明睿智視險若夷豈能如  
是乎說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心消志而已陛下  
以天未壓德民方載舊則可矣若欲駭遠近之所慰億兆之思  
臣敢誅死言之夫人即君位之始必在發號施令行人之所難  
行者非卒漢文帝之心以政究人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國家今  
日之急務畧陳其綱要伏惟陛下留听幸甚奉簡大以行君道  
二曰畧繁小以貴臣三曰明賞罰以彰勤善懲惡四曰慎明  
器以杜作威擅權五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役以役黎庶  
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毀譽以遠諛佞九曰節用以行  
克儉十曰克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  
纖芥之惡必去毫厘之善必為密取取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  
學之士退掎剋之吏察述言以廣視听好下以蔽塞斥無用之  
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臣又聞之詩曰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言君人者必惧天之明威遵古之今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  
臣旋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雖百穀之仰高雨不足喻馬  
願陛下勉強行之無俾文帝專美於漢臣幸承勲緒天逢昭代  
書賢能於鄉老第甲乙為宗伯由文章而進詩待詔於金門比  
八年于茲矣沐大行育材之化聖監不遺當陛下御扎之辰王

猷未洽若復優游義府默然無辭則愧然修而有硯面目矣塵  
黷宸听伏切競憂臣其誠惶誠恐死罪謹言御批云斯可謂不  
辱士之風矣况勝朕慕承之始政德未敷哀毀之中智慮荒乱  
深虞布政設教有不足仰副民望必居下位而首進謹諸觀詞  
氣激揚次於披覽十事煥美可舉而行朕必善初而思終卿無  
今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於赦書處者分二十八日

江南別錄口篇

宋陳彭年

義祖徐氏諱温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  
可思目為徐嗔吳武王時淮南勁兵數萬號黑雲長劍義祖為  
其裨將累以功遷右戢與張鎬同為衙內列校吳武王疾亟左

右謀後事判官周隱曰王之子未必能控禦諸將刘威長者不  
必負人可授以軍政使侍諸子長也吳武王不答謫與義祖曰  
王親犯矢石而創基索安可使外人為主倘楊氏無兒有女亦  
可况永至此吳武王曰尔能如是吾死且瞑目矣武王卒子渥  
嗣立是為宣王宣王所為王道居父喪中握地為室以接音樂  
夜然燭繫球燭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萬或單馬出遊從者不  
知所詣奔走道路義祖與鎬對曰某曾授先主恩安敢興此心  
又宣王親吏皆持勢陵鎬等鎬不能平遂有為乱之意宣王晨  
興事鎬視擁百餘人持長刀直進宣王驚曰尔等果殺我耶鎬  
曰非敢殺主殺主之左右不忠良者殺十數人而止諸將非其



黨者相次被諸月餘殺宣王聲言暴卒立其母弟傳是為景帝  
鎬既得志又欲害義祖義祖用小將鍾章謀誅鎬義自為淮南  
行軍司馬專軍時藩郡守將皆王武勳舊驥為所制志不能服  
宣州李遇謂人曰吾始不記有此人今日何忽尔遇不自安遂  
反及敗良賤百口皆誅死自是諸將屏息矣李德誠為閩州秉  
燭夜出揚州遙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餘人渡江北明德誠方  
與與激兵已入城徐德誠為江州德誠惶怖即路惟慢皆不及  
取至江州懼禍未已今于繼勳來謁義祖見之嘆曰有于如此  
非為惡人也以女妻建勳移德誠於撫州後數歲義祖鎮建康  
以親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知訓驕暴不奉法馬景帝泛舟濁

河景帝酒酣先起隨以彈丸擊之李德誠有女樂十數人遣使  
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生又且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  
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曰吾殺德誠并妻取之亦易耳  
初李兵於朱瑾上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上手  
刃數人埋於舍後瑾出鎮泗洲往辭知訓知訓約至瑾家為別  
及至瑾令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繫路斬其首入謁景帝曰  
為國去賊為民去害在今日矣時強兵皆在建鄴景帝恐事不  
濟以障面曰此事阿舅自為勿累於我退走入內景帝出於朱  
氏故以舅呼瑾上怒曰妻子不足與語誤我大事遂自殺烈祖  
自京口入代知訓掌政自是中外寧謐紀綱振紀矣揚氏自

武帝以來皆以東南道都統吳王承制行事及義祖雖權柄崇  
重而名數猶卑遂請因建改號自為都封統齊王未幾莊宗平  
宋氏遣使來告義祖曰沙陀自稱中興來者必詔命遂告之曰  
若適國之書乃可則不奉命時果賞詔來使者盤桓界首駟書  
上聞莊宗中初平太適意務懷柔遂用與敵國之禮書曰唐王  
宗謹奉書與吳國主吳遣司農卿盧穎北聘李德誠自臨川來  
朝陽宴主夕而能是夜景帝暴殂宮中意德誠進毒出於殿內  
德誠親吏以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盧有陀變引親吏百餘人  
夜渡江斬而入明日釋德誠立讓皇渭景帝之弟也義祖雖搃  
大兵而身在外朝政皆遙烈祖居中任事徐玠數勸義祖除烈  
祖以次子詢代之義祖亦知烈祖終為己害而烈祖勤於是養  
又自幼畜之故不忍陳去人義祖之鍾愛尤切常曰我家貧賤  
時義此兒今日富貴莫之非人理也知訓又死知詢尚少因以  
大政委焉又聞玠之謀深以為宜烈祖亦不自安求西江義祖  
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以知詢為相其夕宋齋丘與術士劉通  
微同宿聞鼓聲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大喪書至而義祖殂義  
祖晚有氣疾歲中數發發則因躓將殂之夕氣暴作醫者進藥  
無効而絕知詢自淮南奔喪翌日起為副都統威權同義祖而  
知詢暗懦侍諸弟不厚徐徐知其終貶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為  
諸弟所構外於其佞所賣而不知也意已以控強兵居重地烈

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易義祖喪將終遣使請烈祖至  
今陵烈祖上十餘表而讓皇不允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  
以讓皇之命黜為左統軍盡奪其兵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  
喪兄為人子而不親臨喪反罪我耶烈祖曰聞尔懸劍待我我  
亦不憚搢迫於君命不得往尔為入臣而畜乘與物非返而何  
知誨者知詢之弟娶吾功臣呂帥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  
切齒因醉刺殺後頻見呂氏為崇請僧誦經亦見之僧陳因果  
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寃知詢之敗知詢有力焉烈祖德之以  
為江西至鎮歲餘不見呂氏中心甚喜有家人自淮南回於江  
心遇絲舟有婦人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  
今它適矣又以綉履受之曰恐相公不信謂尔作此殯時物用  
以為信家人至西以履進知誨熟視之未畢呂氏已在側曰尔  
謂我的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詢代之遇其喪於中途撫棺而  
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以見先生於地下聞者傷之  
烈祖受吾禫追上義祖尊號徐氏詩子封拜與李氏同時知詢  
之後特盛子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樞密專掌浮圖修造之任當  
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為首

烈祖諱昇唐之宗室也舊名之諸少孤為義祖所養有相者謂  
義祖曰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家所生又夢為人引臨大水  
中黃龍數十令義祖捉之義祖捉獲一龍而寤明旦乃得烈祖

奉義祖以孝聞嘗從義祖征伐有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外祖義祖驚曰尔在此也烈祖哭曰為人子者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毋子之常也義祖由是益隣惜長善書計性嚴明不可以非理犯累為樓船指揮使宋齊丘者父為江西鍾傳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行吟道中娼婦遇之問曰少年子何必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名婦置食贈錢數千因日即時至此不遣即有所闕也感之及貴納為正室騎將姚洞天薦於烈祖奇其才與結布衣之交動靜皆與之謀烈祖徐昇刺史齊丘為判官義祖出鎮建鄴改烈祖為閩州烈祖意求宣州聞命不樂宋齊丘曰令三郎改亂敗在朝夕京口去淮南隔一水若有變必先知之是天贊也三郎知訓也未幾果有朱瑾之事烈祖輕舟渡江鎮定內外以待祖義之至義祖已以子旣不克何用烈祖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先是知訓待烈祖甚悖每呼為乞子與諸弟夜飲遣名烈祖匕匕不知至訓曰不飲酒劔乎餘皆類此及知訓它中有土室封閉甚固烈祖請義祖親開其中絹幅義祖之形而荷五木烈祖及諸弟執縛如就刑之狀已被衣冕南面視朝義祖嚙曰徇死遲矣烈祖因疏其罪惡事怒遂少解死者猶數家烈祖得政以愛民節用為本甚得當時之譽吾景帝即尊位烈祖當相而勲舊有未登二事者烈祖不欲自專乃大以左鄴事射叅政事時諸國有兵江淮獨為強盛

烈祖增修法度人獲義安識者歸心焉義祖殂之詢以罪廢大政由已矣數歲出鎮建業封齊王制度如義祖以長子景逖居中輔政宋齊立令謨皆為相孫晟自中原來奔與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詢卒李建勳未歸摸府與大將周宗等進禪代之議受禪之日白雀見於庭江西楊化為李臨川李生連理詔還李姓國號唐立高祖已下七廟尊吳主為讓王洪州李得誠廬州周本皆楊氏舊老上言吳王以遜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居別邸烈祖曰胄馬之事非朕志也周請不以乃徒讓皇於丹徒迂諸楊於泰州初吳武王諱行密謂唇口皓梅又是及呼為杏故老有泣下者烈祖日於勤政殿視政有言視者雖徒隸必引見善揣物情人不能隱千里之外如在目前詔立齊王景為皇太子王表頌寢此礼三表許之以大元帥摠百揆信王景遷先娶德誠之女中具宥司以同姓宗請離之制南曰平王國之元老因不可離信王妃可以為宋后幸接見烈祖幸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大恕切責數日种氏承間言景遷之才可代為嗣烈祖作邑曰國家大計女子荷豫立嫁之烈祖殂宋后欲甘心數四賴元宗保全之烈祖食大藥疽發而殂大漸曉元宗指見血日壯方有事不可忽也中書侍中孫晟單遺話以宋監國翰林李士李夷艱曰此非先旨必姦人所為大行常云婦人預政乱之本也安肯自作禍皆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

遽為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遂請元宗即位  
謂夷鄰曰疾風勁草此之謂也

元帝諱璟烈祖之長子也初名景幼為義祖所器常曰諸孫中  
此子特貴乾州敕史鍾章恃功放恣烈祖欲繩其義罪祖曰昔  
無章吾死於鎬乎汝曹安所托乎今日貴富章之力也皆之豈  
人理乃命以章女配元宗義祖初見咲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即  
光穆皇后元宗起家尚書郎吳讓王見之曰朕之子皆不及也  
烈祖出鎮建鄴以元宗居中輔政甚得當時之譽烈祖即位為  
大元帥摠百揆烈祖遜讓諸弟詞旨堅固中書令徐侏以袞冕  
之衣匕曰之大行付陛下以神器之重陛下固守小節非所以

尊先旨承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太常博士韓熙載上書曰喻  
歲改元古之制曰事不帥古何以訓人時制書以行遂不改詔  
立皇弟景遂為太皇弟馮延巳自元帥掌書記為翰林李士承  
旨延魯自水部員外郎為中書舍人延魯曰於趨進欲以功名  
圖重位乃與建州之後延巳曰士以文行飾身忠信事上何用  
行險以要錄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惜匕待循資為宰相  
也始王氏政亂閩人聞我師之至皆伐木聞道蟲漿奉迎即不  
求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其若思効順者解體矣陳  
竟為招討使矯制進園州福表言朝言克元宗以為實令王崇  
文為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功自相違貳崇文為統帥馮延

曾不能制會錢唐以兵數千來我師不戰而自請失詔鎖竟及  
延魯赴建鄴尋赦莫罪始馬殷據湖南并桂管之地馬希範卒  
弟希廣立殷庶兄希萼自永州赴喪判官李恒舉知欵為變未  
至以為朗州節度歲除舉兵殺希廣代其弟少弟希崇又廢希  
萼自立出希萼送雄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叔疑以部曲數百  
卻希萼於道奉為衡山王以代希崇數人有眾萬人希崇追使  
求救於我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鎬督兵赴授實襲之也時長沙  
童謠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希崇希萼皆降餘郡相次歸附廣  
南承亂取桂廣之地朗州劉言亦自為刺史命將軍李建期益  
陽以岳州將軍張岳屯零陵以岳桂州鎬以偏兵不百日而下

一國四方聞之以為神鎬信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言之忠順  
鎬不為備歲余朗土豪王逵襲殺建期進逼長州奉言為主言  
不能制鎬棄城循歸諸郡皆沒唯沔金軍而回周師南代進逼  
壽州劉彥貞督兵壯征伐戰敗於正陽死於障淮上方用兵錢  
唐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隋陳仁七果祠  
克宏將戰夜夢仁果曰吾遣陟兵助尔及戰有黑牛三頭衡錢  
唐之陣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万余遂常州解常州之圍以  
克宏強為江州節度冊仁果帝號益武烈帝右僕射孫晟使周  
給事中王質崇為介晟至梁京謂質曰吾視事勢不生还矣君  
家百口當矣君家百口當別為別乃白世宗遣宗質歸計事會

鍾謨李明德爾至又遣明德至建鄴盛陳世宗威德請割地求和宋齊丘深惡明德使宗質異其言乃以賣國誅明德世宗名盛歲貴之因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克汝能降之朕救汝罪歲至城下見刘仁贍遙呼曰君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隨也且授兵至世宗大怒追至梁斬之歲臨形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既而諸元降北諸軍繼敗乃以陳覓奉表割江北之地求誠世宗許之遂去尊號稱國主用周正朔太弟景遂固請歸藩立長子異太子時丹徒得古名曰天子異州人衆以異應之未幾異卒識者為異州趙地也陳覓乘間言社稷禍臣朝暮請陛下宴居宮中因政盡付齊丘以舒喪乱元宗以戎事未寧隱忍不發鍾謨自梁京歸李德明之怨乃言人神臣窺國理不可容遂諸貞古竟放齊丘於青陽尋所卒謚詭謬謨使回為禮部侍郎右承任用權傾中外與信州刺史張岳入為天德君使每請謨弟嘗屏人獨語中夜乃罷給事中唐鎬密言恐有它變宜先弔之會太子異葬謨固請救岳以所部兵為京城巡徼元宗乃下語數謨侵官之罪貶於饒州縊死岳亦黜於宣州副使元宗殂於南都七七豫章也太子即位於建鄴粹官至日南都群臣表請塋於別宮後主平詔不旨詞甚哀切乃殯於萬壽殿元宗神彩精粹辞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尔不識東朝官家南岳真不如也後主李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也幼時



好古為文有漢魏之風毋兄異為太子姓嚴忌後主獨以經籍自娛未嘗干預時政異卒立為太子元宗幸南都後主臨國於建鄴臨事明允甚得時譽元宗崩哀毀過禮即位旬容尉張祕上書言為理之要詞匕甚激切後主乎詔慰諭微為監察御史周后疾甚後主朝夕侍側藥非親嘗不進衣解帶者逾月及殂哀瘠骨立秋然後超詔立周后妹為后王者婚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周鉉知制誥潘佑與礼官叅議互有子循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詳其是非時佑方寵用亦希旨奏佑為長月餘游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祿能為崇佑既居親密欲去旧人獨坐國致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史佑弥不樂乃非抵公卿與戶部侍郎李平親押上表言左右時奸邪不誅為乱在即後主手書郭諭七表不止因請体官遠去李評初與朱元自此来元已叛去平深厚難側後主慮其同構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後謂左右曰吾誅佑思之踰旬不決蓋不獲已也烈祖初立庶事草創未有貢奉元宗始議具置時韓熙載徐鉉兄弟為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後主猶好儒李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真元元和之風元宗稱臣於惟去尊號用正朔其諸制度猶未全改後主即位始衣紫袍廣陽既下此漢師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惱乃下制貶損臺省名號並皆改易王皆降封公遣長弟南楚國公從善入貢因留質後主天友

愛自從善不還歲時宴會皆罷唯却鄧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  
鵠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未聘  
南伐之謀兆於此矣後主微知之遣使願受封策太祖不許甲  
戌歲夏梁迥來聘從容謂後主曰今有冬柴燎之禮國主當來  
祭祀後主難不答秋初中書舍人李穆賈詔來曰朕以仲冬有  
事於圖立思與兄之同閱犧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荆湖  
惟俟稔之反命從後主既不赴召遂決進取九月丹師自大江  
直趨池州中外奪氣樊苦水父保大未為漢陽縣令父卒池州  
累奉進士不第至梁京上書太祖謂之有才術累遷贊善大夫  
平南之策多所叅預時雖得池州及始熟餘郡皆來奉命糧道  
艱阻若水請乘於石繫橋以利輸輓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廣  
花水及天兵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天命焉錢唐悉兵來圍常  
州主將禹萬誠固守大將金城礼却不誠以降而天兵亦此於  
建鄴城南十餘里錢唐又進圖閩州兵初具議者以京口要害  
當得良將侍衛廂虞侯劉澄舊事藩邸後主尤親使之乃擢為  
閩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本末合離孤孤亦唯與卿別但此非卿  
不可効副孤心澄泣泗奉別歸家尽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  
前後所賜今國家有當散此勩業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唐兵  
初至營構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肩曰兵出則  
可不勝則立為虜矣救至然後鬪戰又命盧降為授絳至錢唐

兵少退絳方入城圍又合矣固守累月自猜忌初絳怨一裨將  
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怒尔亡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  
因曰吾身一言告尔非畧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今先出  
導意裨將曰柰緣其家在都城城何澄曰事急矣當身為之謀  
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赴城而出明日澄徧召將卒  
告曰澄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為生計諸君以為何如  
將諸將皆登聲大哭澄惧有變亦泣曰澄受思顧深於諸君且  
有父母在都城平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卒將吏  
開門即降建鄴初圍後主遣使徵上江之兵入授以建昌軍制  
置使朱令贇為統將時勝兵十萬屯於湖口不進後主累促之  
至皖口方交戰船為兵所為贇自救之被執餘兵皆潰建鄴受  
餘已經歲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藉唯時此救自閩州降後不  
聞外信降者或云贇已敗死後主猶意其不实城陷後主欲自  
殺左右泣涕固亡得主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迹宮中  
圖籍万卷鍾玉墨跡致多城將陷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吾  
寶惜城若不守亦不可焚之無散使免及城陷黃氏皆焚之時  
乙亥歲十一月也後主至梁京二歲殂南人聞卷哭設齋後主  
初即位中使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宵忽聞二  
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任何以為理一曰吾觀新主以為仁  
孝為理又曰如是則明主也久之又聞一曰然則水木之歲當

致梁宋希操心惠以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  
後主妙於音律樂曲有念家山後主親演其聲為念山家破識  
者知其不祥至甲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鞋洗足并正殿御  
座諸論者以鞋者也與同李言李氏將敗此殿為秦人所得也  
秦趙古同姓焉後主酷好著述雜說百篇行於代時人以為可  
繼輿論江南大臣至中朝名最顯著者徐鉉字昇臣與弟皆同  
有大名於江右方之士衡士龍馬鎔自楚金先城陷而卒著書  
甚多謚為文後主文集鎔為之序新說又鉉為序鉉著質論十  
餘篇後主神筆冠篇儒者榮之

資暇集 二弓

唐李濟翁

臣義隴西人

今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按莊子稱柳下季逢夫子自  
盜路所回云此也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意矜今有涉遠而來  
者用此宜矣南華既非僻經咸所觀習儀不根其文意而正其  
訛歟

行李字除果名地名之外更無別訓也義左傳行李之  
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李使  
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為之行李而不悞是行李使  
尔按舊文使字作岑傳寫之悞七作李焉

曰文使字山山下人人下字

世咸云甘羅十二為秦相大誤也按史記云羅事相呂不韋因  
說趙有功始封為上卿不曾為丞相也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端午者按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五日也今人多書五字其義無取焉余家元和中端午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研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午日豈三十年端午之義別有耶

代云挽歌始自田橫門人非也左傳曰魯哀公會吾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令歌虞殯杜注虞殯送葬歌也如是則已有久矣諺云千里井不及唾蓋由南朝宋之計吏馮判殘草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耒及其復至熱渴汲水遽飲不憶前所弃草結於喉而斃備因相蓋曰千里井不及判復訛為唾尔

今之睢酒

睢合作碎 馳送酒声音碎今訛以平声 促樂是也 故作且確字貴賤近易識耳

三十柏促曲名三

壹何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為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化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迁書尚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樂制此曲動邕心抑希其厚遺迹之公郡縣主宮禁呼為宅家子蓋以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以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只為阿家宅子阿助詞也急語乃以宅家子為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削其子字遂曰阿茶一說漢魏以來宮中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訛以大為宅焉代稱主流為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說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

有驗此有醋而更驗故謂之焉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馱負醋而更驗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鄭多衣冠所居因摠被斯號亦云鄭有醋溝士流居多其側溝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愚以為說皆非也醋宜作攢止言其能率醋大事而已

大僚題上紙籤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和中趙公權傾天下四方緘翰日滿閣者之袖而潞帥邪士美時有珍獻

趙公喜而回章盈幅曲叙殷勤誤卷入振武封內以遣之而振武別紙則附于潞時阿跋先進帥麟覽盈幅手字知誤畫時飛還趙公公因命書吏凡有尺題各令籤記以送故于今成風也

門狀文宗以前無之朱崖李相貴賤於武宗朝且近代稀生有一品百官無以希取其意以為旧制輕刺則今之名帝相扇留且御候起居狀而今又益竟以善價紙如出印之字巧蹈曲媚猶有未臻之遺恨井丹祚正生於今日其亦如是乎

醉鄉日月

皇甫松 字子奇唐宣懿僖間人

飲論第一 謀飲第二 為賓第三

為主第四 明府第五 律錄第六

觥錄事第七 選徒第八 改令第九

令誤第十 骰子第十一 詳樂第十二

旗幟令第十三 下次樞第十四 閃壁令第十五

上酒令十六 並著詞令十七 按行第十八

手勢第十九 拒發第二十 逃席第二十一

使酒二十二 勸李二十三 樂規二十四

小酒令二十五 襍法二十六 進戶二十七

釀酒第二十八 風俗第二十九 自序第三十

飲酒 醉花宜晝襲其光也 醉雪宜夜樂其返也 醉得意因艷唱宜其和也 醉

將離宜鳴鼙一作擊体壯其神也 醉文人宜謹節奏慎章程畏其悔也 醉俊人宜

益觥盃加旗幟助其烈也 醉樓宜暑資其清也 醉水宜畏其爽也 此皆以審其

宜政其景以典憂戰也嗚呼反此道者失飲之天也

謀飲 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飴為聖色如金而味醇且若者賢

色黑而酸醄者為愚色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為君子以加醪黍

觴醉人者為中人以巷醪灰觴醉人者為小人夫不惟之候有

九主人懷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雜而不叙三也樂生而妓嬌

四也數易令五也騁牛飲六也迭諧七也互相熟一作子相熟 八也權

骰子九也惟之徵有十三得其時一也賓主久間二也酒醇而

主嚴三也非觥盃不謳雖觥盃而壘不謳者四也不能令有耻

五也方飲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宜兒而法峻八也不

不明府不受諸一作請 謂九也廢賣律十也廢替律十一也不恃酒

十二也使勿懽勿暴十三也審此究候十三徵以為述者飲之

黃道也其懽樂者飲之霸道也

為賓 愚同染也僻若子張當宣令乃塞耳不听及行令則目  
瞑重問此部坐人耳

為主 主前定則不繁賓前定則不亂樂前定則不暢酒前定  
則不嚴時然後懽人乃不厭

明府 明府之職前輩極為重難蓋二十人為飲亦一人為明  
府所以觀其斟酌之道每一朝府管骰子一雙酒鈎一隻此皆

律錄事分配之承命者法不得拒凡主人之右主酒者申明府

得以糾諸明府之罪夫酒懦為曠官酒猛為苛政懦為冷也  
猛為熱也若明

貪務承命猛酌食人遂使請告分喧黷撓事請告會席人酒  
勢請淮潤之類明府

之幸暴於四座矣 律六事 夫律六事者須有飲材七有三

為善令知會大戶也凡籠臺以白金為之其中實以以籌二十

旂一燾一旂所以指巡也燾所以以也籌所以指犯也使賓主

就坐錄事取一籌以燾皆立於中餘置器右手執事者告請骰

子命受之復告之曰某添骰子令然綏宣錄事之令也必令其

詞異於席人所謂巧宣也席人有犯既下筹犯者執爵請罪輒

曰一爵法未嘗言犯者不退請併下三筹然告其狀識不當理

則及其筹以飲焉席人刺錄事亦如之

觥律事 凡鳥合為徒以言嘆咲動眾暴慢無節或疊匕起坐

或附耳囁語律錄事以本戶承之姦不襄止者宜觥錄事以剛毅  
本為之

士為犯者接輒投其旂於前曰某犯觥令拋法先旂  
而後燾也犯者諾而收執



之拱曰知罪明府鈎其觥而斟焉犯者又引觥左執旂附于胸  
律錄事顧伶曰命曲破送之飲訖無墜酒稽首以旂觥歸於觥  
主曰不敢滴瀝復觥於位後犯者投以蠹疊犯者旂蠹俱舞觥  
等尽有犯者不問

俗謂句做

選徒 大凡寡而言而敏於令者酒徒也慍怯飲而惜終歡者  
酒徒也不停觥而言雜亂者酒徒也改令及時而不涉重者酒  
徒也持屈爵而不分訴者酒徒也知內窠惡外囂者酒徒也故  
告飲之法選徒為根翰選酒為枚葉選令為數莩則可矣慎難  
者斷可知矣

骰子令 大凡初筵令為用骰子蓋欲微酣然後迤運入令

手勢 大凡故令欲端其頸如一妓孤栢其神如萬里長江揚  
其膚如猛虎躡踞運其眸如烈日飛勳差其指如鸞欲翔舞柔  
其碗如龍始碗蜓旋其盞如羊角風高飛其袂如虎眼大浪然  
後可以畋漁風月漕繳笙竿

拒潑 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然則醉酒以拒與潑  
有異乎同歸酩酒也蓋有聞飲必未見盃即拒或酒斟不容明  
府責飲則必固為翻灑堆作周章始持盃而喏吁代明燭而傾  
潑如此則俱為害樂併是蠹歡自當揖之別室迨以清風展筵  
葉而開襟極茗芽以從事

逃席 酒徒又逃席之疹者弃之如脱屣

使酒 大凡箋章而程務牛飲者非歡源也醒來納而醉謀也者非歡源也飾已非而尚議獻者非歡源也不諭令而疾敏手者非歡源也好請罪而諱以筹者非歡源也此八者蓋沉酗之濫觴紛宣之鴻漸也得淺酒索深酌者非歡源也以令謬而惡人言者非歡源也

進戶 進戶法葛花小豆花各陰乾各七兩為末精肉一斤半如法作生以二花末一兩勻入於生中如先只飲得五盞以十盞好酒熱煖沃生匕服之三五日進一服花尽則戶倍矣

